三國志 一



百衲本二十四史

三國志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中華
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
圖書寮藏宋紹興刊本
原闕魏志三卷以涵芬
樓藏宋紹興刊本配補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

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誠博

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奉詔

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

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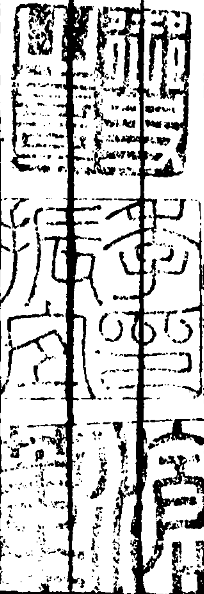
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録者則罔不採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蜜蠭以兼采為味

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之顧慙
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食時之
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
不足以上酬
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
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三國志目録上

晉平陽侯相陳　壽　撰

魏書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爲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甞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

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為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　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

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

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所有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覩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爲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爲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爲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荅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

部尉遷頓丘令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爲頓丘令徵拜議郎魏書曰太祖從妹夫濦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爲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勑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爲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爲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

淫祀姦宄逃竄郡界盡然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仿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爲家禍遂乞留宿衞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

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閒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勑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

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皐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已手劒夜殺八人而去　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已遂夜殺之旣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世語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白令釋之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

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豫州刺史孔伷（英雄記曰伷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兗州刺史劉岱（岱劉繇之兄事見吳志）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

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為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母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

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山陽太守袁遺（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 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濟北相鮑信（信事見子勛傳）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

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巳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皐邈遣將衞玆分兵隨太祖到熒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

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温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

祖手劒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
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
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
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荅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
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
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
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彊
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
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

白繞眭固等眭申隨反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爲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内黄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内抄略諸郡爲寇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吕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

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黄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鋭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絶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黄

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胄親巡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之罪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

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兖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時得出嵩逃于厠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　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

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

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

袁暐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

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

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

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龍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

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衆所殺兖州平遂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

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頴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楊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録尚書事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

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絶影爲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幷中公右臂公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

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
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
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
敗矣遂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表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
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
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
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
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
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

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淯水祠亡將士歔欷流涕衆皆感慟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

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

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兖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

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　臣松之以爲楊彪亦嘗爲魏武所困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滅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

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
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幷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
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
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
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
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
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
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
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
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

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　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饑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仵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為歡笑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

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荅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

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

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塠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臣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衆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衆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

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縁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案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爲安在哉

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内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

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
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
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
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
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
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
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
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
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
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

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
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
少出陳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
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
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曹瞞

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
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
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
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
其實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
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
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
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鋭步騎皆用
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
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

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圖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
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
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
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恂懼時有夜
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
天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於鏡此益
不忘人乃殺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
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
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
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獻帝
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
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
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
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
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
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

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公收紹
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
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
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馗古逵字見三蒼善天文
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閒其鋒不可
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
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
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

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上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襃賞

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

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内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

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

許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徧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爲紹服三年而於再朞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

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菹河朔閒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壍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

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内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汚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於逆臣之冢加恩於饕餮之室爲政之道於斯蹟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爲何如

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傅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上哉若以險固爲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

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幷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幷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緜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撿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閒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幷其衆

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魏書曰公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臣松之以爲討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

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
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
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續漢書郡國志曰獷平縣名屬漁陽郡）秋
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
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
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
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
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
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
以爲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

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誡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已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

言其失吾將覽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泒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泃音句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

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荅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

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巳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

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利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三蒼曰肄習也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

公爲丞相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　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爲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爲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爲丞相以位讓璆焉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

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効公嘗縣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 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公之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表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荆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

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

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

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
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
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
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
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
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
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
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
作銅爵臺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

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儻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荅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

藏舒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毋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没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毋讀此二人書未曾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

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

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北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

乎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

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爲木行馬以爲防過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陣精光曜日賊益震懼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

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臣松之案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

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魏略曰楊秋黄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賛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内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

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爲侍中虞溥江表傳曰獻帝甞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爲大夫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云旒旂旒也以旒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也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

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

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
肆於淮南慴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
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
呂布就戮乘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
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
其衆稱兵内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
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
致屆官渡大殲醜類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玄云屆極也鴻範曰鯀則殛死
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
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

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
據塞北東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
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
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
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
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
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
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
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
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

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盤庚曰綏爰有衆鄭玄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

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愳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家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内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四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盤庚

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豪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出國語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

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温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刱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淩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

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將軍萬歲亭侯韓浩行
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
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
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爲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
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
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
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已來未有若此功
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
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吕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
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
國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
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
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
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
制今比勞則周吕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
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
玉而破碣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
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
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
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勅

外爲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
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
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
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
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
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
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
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
賢廢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
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
殆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
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
目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
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
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
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
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
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
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
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偪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

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逮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齎璧帛玄纁絹五萬匹之聘納娉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弈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藉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

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從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黄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

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
府博士御府乘黃廐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
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
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
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
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獻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

秋七月公征孫權

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
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
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
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
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
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
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
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
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
濵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
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

戚之義全戚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

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

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慓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魏書曰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

阼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于外臨事之賞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斷則出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

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蕃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　臣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

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肉踰川抵軍中多饒飫人馬皆

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 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曰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屨吾受錫命帶劔不解屨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屨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屨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絜為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 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

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王 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

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
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剏業肇基造我
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屛使
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
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
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
土分崩羣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
溺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
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
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
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
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
義須俟勳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
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
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芟夷蝥賊殄其凶醜盪定
西陲縣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宇蓋唐虞之盛三后
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
哲之君事爲已任猶錫士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
德杖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荅神祇慰萬方哉今
進君爵爲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

璽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爲典訓故翊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勳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鑴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撙節勿復固辭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爲北部尉曹瞞傳曰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 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爲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爲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爲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爲有徵 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

爲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爲相國魏書曰始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傳説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

王業著聲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潁川典農中

郎將嚴匡討斬之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為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冒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為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間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為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為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為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一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人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獻帝春秋曰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羣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為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為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

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

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强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

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閒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袞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勠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自嚴裝人驚問脩何以知之脩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爲王后遣于

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
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
魏諷反免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惑衆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王昶家誡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
冬十月軍還洛陽曹瞞傳曰王更脩治北部尉廨令過於舊孫權遣使上書
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
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絶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

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 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 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 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 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 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還遂寢疾

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

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

陵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内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毎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内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刱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絶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宫室繕治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宫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温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豪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皁帳從婢

不過十人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等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他甘陵甘始陽城郄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曹瞞傳曰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洿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

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猒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眎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筭不念舊惡終能揔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文帝紀第二　魏書　國志二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爲皇太子至年四十而薨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

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脩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祗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

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

元年二月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災荒也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爲理掊克暴虐者舉其罪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官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

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郡登黙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二百斛遣歸家

已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　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脩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爲郎中

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

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觳爲武德侯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爲武德侯傅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礱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華後爲兗州刺史見王淩傳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鼓

之節

庚午遂南征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爲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秦承獘豳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今刱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筭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姦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兵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訴訟也湯有總街之廷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

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豳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酆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魏書曰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眞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

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鄶人著庶見之譏寧子降朞仲尼發不
仁之歎子積忘戚君子以爲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
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
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纕斬於旬朔之閒釋麻杖於反哭之日
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於至
尊四海散其遏密義感闕於羣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
約慮在經綸至於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於當年風
積於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爲
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
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
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
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爲設祭

槥音衞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爲槥應劭曰槥小棺也今謂之櫝應璩百一詩曰槥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閟遲覩洪櫝而念槥

丙午行至曲

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
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册曰咨爾魏王昔者帝
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
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
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于四方惟清
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
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

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獻帝傳載

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爲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羇旅漢中謂臣曰必爲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爲魏公奴不爲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爲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

君盡禮人以爲諂況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爲罪尤自抑
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
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
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
明固非人力也　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
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
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
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璿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
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
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
可得而知也徒縣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
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曁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
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
朞而靈象變于上羣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
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
令曰犂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
矣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於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使咸聞
知　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
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
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

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
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巳日至厥應聖人受
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
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
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
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
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
漢徵絕於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
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
或以雜文爲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爲漢帝非正嗣少時爲董
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讖曰日載
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
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
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
反爲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眞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
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詩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
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
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爲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
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
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

兆微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爲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爲符文王爲西伯赤烏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爲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爲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圖讖所載相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宣心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横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衞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爲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典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讖萇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爲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王於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卽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讖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民顒顒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宜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日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吾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衆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癸丑宣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祕鮑

勸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顒顒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子仲以仁為富栢城子高以義為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公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

之所富蹈栢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　乙卯冊
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
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
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安順已降
世失其序冲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頽沮曁于朕
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値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
禍由閹官董卓乘釁惡甚澆豷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
州幅裂彊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
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
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
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
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勛禪以天下大
禹有跡導之蹟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
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
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
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
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
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
羣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

承之意而已猶鑾選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覩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荅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衞臻等奏議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曆數之運天人同忻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已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發璽書王令曰當奉還璽綬爲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且顏燭懼天樸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重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爲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爲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宣

告羣寮下魏又下天下輔國將軍淸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勛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外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慕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讖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衆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徇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孤求爲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爲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　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晢受命既固光天之

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
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
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
之高衢乘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
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今曰太古聖王之治也
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
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
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
寒者未暖饑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
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
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
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如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眞
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蓂莢未植階塗蓮莆未生庖廚
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昔東戶
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卿
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衆事備
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相迫之如是也速爲讓
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　侍中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
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歷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考圖緯
則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

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
奉今曰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
獨何人　庚申魏王上書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璽書
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
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己存
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
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
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
歷數之諸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
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逃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
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糞土臣毛宗奏
并上璽綬　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
次以為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
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
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
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
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
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
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
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

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丁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於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衞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衞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禪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恡色舜發壠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受授間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即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異見聽許外內咸使聞知　壬戌冊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

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衆不祥王其體有虞之
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吉符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
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
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巻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
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
以祗奉天心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
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
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
皆所以祇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
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嚮無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
應期運之數爲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
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勑有司脩
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
汲於斯乎 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
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
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收平詢
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于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
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
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 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

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柵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
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
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
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
故受命之期時淸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
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以一日無主神
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矯上以立事
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
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
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　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
祚辰象著明朕祇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喻符運
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至于
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乏統故建大業
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
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
承以荅天下嚮應之望焉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
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
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叙衆心人靈同謀又漢
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
歷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

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序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謌謡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受或受禪而不辭不受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爲賓于有虞虞氏之冑爲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孝靈不恒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讎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没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況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慺慺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脩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内之願今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

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　已巳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晉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晉迫於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駟召晉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相國歆太尉詡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悒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爲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於商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閹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爲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

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
則致外平爲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於前業而
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
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暖饑者以充遠人以恩
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勛網
漏吞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朞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
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雉
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
雜沓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
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臣外內前後章奏所
以陳敘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
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
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
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
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
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堂議年號
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
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
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
曷以辭焉　庚午冊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

重猶覩歷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有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慚德而王遜讓至于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于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顗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爲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録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衰廢行次已絶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謌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三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

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黄初大赦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

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禪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干寶搜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

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

輿寶劍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臣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　魏書曰以夏數爲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黃　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臣松之以爲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爲誤者也　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

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爲國本光武恃河内爲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爲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内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

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隳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魏書甲辰以京

師宗廟未成帝親祠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魏書曰己亥公卿朝朔日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黄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續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三公恥爲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爲太尉令

近臣宣言彪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薨子脩事見陳思王傳以穀貴罷五銖錢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真命衆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遂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略陽而光武因其疲斃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契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

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埽撲以克捷爲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敘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應劭漢書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爲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

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荆州孫權領牧故也荆州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荆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棨

戟幢麾牙門鼓車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部等人人前自陳帝爲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爲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部等四十二人皆爲列侯爲將軍郎將百餘人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喆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爲心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爲亂階於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酸毒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庚子立皇后郭氏賜

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椑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椑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廛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

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

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

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為荆州帝自許昌
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
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
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
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
犯心中央大星魏書載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
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
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
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
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
江塗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
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

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也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魏書曰七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殃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秋八月丁卯以廷

尉鍾繇爲太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爲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冬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爲華林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

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爲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

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

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穎鄉侯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三月行幸召陵通討

虜渠乙已還許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

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漢太尉橋玄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魏書曰殯於崇華前殿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魏氏春秋曰明

帝將送葬曹眞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爲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鄄城侯植爲誄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呼嗟萬國悲悼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寔秉道眞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製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綱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王綱帝典闇弱無聞末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曆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質嶷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亢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

聽察無僭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
平爵公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
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于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縈弗
拘禰祖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遵
下以純民恢折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夥之
轄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紼冕崇麗衡統惟新尊肅
禮容贍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
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旦縣旌海表萬里無塵
虜備凶徹鳥殪江岷摧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
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儕先皇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
叔祜河龍洛龜陵波游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英階除系
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
瀸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陰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
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大和洽德全義將登
介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
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
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旂太
常爰迄太廟鍾鼓鍠鍠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
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
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

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跡狄遐
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大和絕迹三五宜作
物師長爲神王壽終金石等筭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
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
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椒玄
宇基爲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壟塗車
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
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
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兆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脩
兮咸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壚以滅形背三光
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闕闈之長扃咨
遠臣之眇眇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
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閡闕塞之嶢崢顧衰絰以輕舉兮追
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遥懸兮憚天網之遠經遥投骨於山
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
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
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
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

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
覽　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
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
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
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爲
君寛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
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
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他稱帝孝文撫以恩德
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
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
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
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於天下明示
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
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愼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爲帳帷以
爲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
權旣觸罪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爲帝王儀表
者如此　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
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典論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盪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彊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內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

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腳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

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文帝紀卷第二　魏書　國志二